

土地回老家

蕭乾作

平明出版社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830
4440

蕭

乾

土地回老家

新文學叢刊

家老同土地

作者 蕭 乾

出版者 平 明 出版 社

上海汕頭路八二號

印刷者 國 風 印 刷 公 司

上海新開路五六八弄四三七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總經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定價人民幣一萬一千元正

有版權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版
一一五〇〇〇冊

目 錄

生活在怎樣偉大的時代·····	一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一〇
圖片：土地改革過程·····	二五
李煥馳的一生·····	三九
我認清了階級·····	五四
黃友穀回家·····	六二
土地回老家·····	七三

生活在怎樣偉大的時代

這幾天騎車走過天安門，看見工人們正在把瀝青馬路翻成石頭的。望着起重機的鐵胳膊在工人們操縱下一起一落地把塊塊石頭放入路槽，我覺得天安門真不愧是我們祖國最逼真最集中的象徵：前年天安門伐樹搬石頭用的是人力，今年有機器了；前年天安門還是土路，去年翻成瀝青路，今年十月一日遊行的羣衆將踏在光滑而堅固的石頭路上了。我們國家的生產也正由手工業迅速地過渡到機械化的階段，我們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經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也由沙土而瀝青，如今是岩石般屹立在世界上了。跟隨在毛主席旗幟後面的隊伍正如天安門前的遊行羣衆，也一天比一天壯大起來。

兩年來，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整個國家有了震撼世界的輝煌成就。面

對這輝煌成就，反過來看自己，這兩年在政治認識和理論水平上的進展，真是慢得小得可羞又可怕。羞的是配不上做一名革命幹部，怕的是遠遠掉在革命隊伍的後面！

解放後的第一年，我有很長一個時期是像一個久居暗室的肺病患者，初次見到熾烈的陽光，呼吸到沁人肺腑的新鮮空氣。一面感到陽光的溫暖，一面眼眸又感到眩暈；一面爲新鮮空氣而感到飽滿，一面結核的肺葉上又感到刺痛。感情上，我患着嚴重的水土不服。成天就像天上出着太陽，又下着雨；一面看到赤裸裸不容漠視的真理——由革命的正義性（抽象）到物價穩定（具體），一面感情上自己和那健康茁壯的周圍硬像是隔了一層，怕參加羣衆的場面，怕接觸已做了老幹部的舊日友人。浮面上的原因很多，但歸根結底來說，是因爲中國新了，但是我卻還是那個舊我。我把眼睛長在腦袋後頭，我面向的是腐朽的昨天。

陽光和空氣畢竟是無可抗拒的。我的不服水土和眩暈並沒有維持許久。革命的真理像正午的太陽一樣，太逼真了。整個國家的環境太健康了。兩年來，做爲一個幹部，我除

了正規學習以外，組織上還給我機會去參加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我流着淚在天橋傾聽過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們對於萬惡的幾『霸天』們的控訴，我不止一回聽到由朝鮮戰場歸來的同志們的報告，也會通過探訪，窺見兩年來全國進行的對人和對自然的種種偉大的改造工作。奇蹟在這新生的國家裏已成爲家常了。在我的宿舍周圍，我每天看見珍愛他們自己的首都的市民們，大清早就淨水潑街，競賽清潔。三輪車上迎風飄着『飛機大砲捐獻車』的黃旗。警察扶着老太婆牽着小孩子過街。水菓烟捲攤上也掛起『本攤愛國公約』了。哪件事不令人感動！哪塊空間，哪段時間不是活的教育！

在舊中國人們像生了鏽斷了發條的鐘表，老友多年闊別，重遇時候彼此都很可能是依然故我。在新生的國家裏，沒有人是靜止的，因爲革命的氛圍是無所不在的，歷史的巨輪是無時或止的。每個人都接受着周圍現實光輝的照耀，每個人又同時在煥發着光輝。

革命的勝利等於把多年長在我們民族腑臟裏的一隻毒瘤割掉了，隨着，我們國家

的大動脈飽滿地舒暢起來，它從一個骨瘦如柴的病人變成爲一個紅光滿面的健康人了。在健康的氣氛中，國家在富強，每個人通過學習也都在時刻吸納着營養。每個夜晚，全國千千萬萬的工人、農民、城市的店員、學徒、做保姆的、蹬三輪的都就着電燈或油燈在學習着政治和文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們也都學習革命理論，改造着自己的腦袋。全國各個角落，每天都在開着大會小會，實事求是地檢討着現有的缺點，消滅着錯誤和浪費，研究着今後的改進。

因爲有了自己的政府，人民的愛國情緒空前地高漲起來了，「愛國心」就像馬達，像飛機上的螺旋槳一樣，發揮着動力，使祖國突飛猛進着。它使得我們在朝鮮的戰士們壓倒了猖獗一時的敵人，它使得工人農民們時刻從工作中發明着增產的訣竅。它使得全國各階層人民關心着國家的大小事情，同時每個人都發揮着大小力量。它使得我們整個國家腳踏實地，質量並重地強大着，前進着。

不但帝國主義者被我們永遠地趕出去了，不但地主階級被我們基本消滅了，不但

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了，物價穩定了，經濟和文化建設都開展了，這兩年還有更偉大，更恆久，更難得的成就，儘管這成就是無形的：一種嶄新的賦有集體主義美德的人開始出現了！一種嶄新的以互助為基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普遍地建立起來了！一種嶄新的人民與政府緊密合一的關係一天比一天地鞏固起來。

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是生活在怎樣偉大的時代！這是個敵我分明的時代。這是千萬人一條心，為了一個遠大崇高的理想而合力奮鬥的時代。這是善與惡最後搏鬥的時代，而且，善的力量（民主、和平、社會主義）是日益壯大，同時，惡的勢力（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日益分裂與潰爛。這是善的力量大大壓倒惡的力量的時代，因為這是人民的時代！這時代，這優勢，是百年來革命先烈前仆後繼的奮鬥，是千萬頭顱換來的勝利果實。

幸運地生活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我要求自己堅定地往遠處看，往廣處看，往崇高處看！看看有着海洋般深博寬廣，有着岩石般堅毅的毛主席！看忠誠，智慧，克服萬難的勞動模

範看英勇衛國，忘我犧牲的戰鬪英雄！

在這善與惡的最後搏鬪中，最中心的一課無疑是階級立場。參加鬪爭之前，首先必須認清敵我，最起碼得知道槍口朝哪個方向放，朝誰放！通過這三大運動，我充分認識到階級立場的基本性。今後，是怎樣在實踐中去鍛鍊立場，直到有一天把立場變爲本能，以至無論怎樣巧妙地偽裝起來的敵人都可以辨識出來。從武訓傳的學習，我深深體會到這種境地的不易到達，也祇有用時刻警惕來彌補。

今後怎樣去加強我的階級立場呢？

第一、把人生建立在正確的方向上。真理正如照像機裏的形象，必須對準光圈才能找到焦點的。凝視着握在毛主席和共產黨手裏的火炬，把羅盤針對準，從盲動走向有目的有步驟地動，從個人行動走向集體行動。在前進的方向上，『共同綱領』是眼前第一個路標，要從自己的崗位上，向這個路標，這個『中途站』推進。但同時還要把目光隨時注視到那邊，但是最後必然到達的目的站：共產主義。

要辨認方向就得懂得政治，就得澈底清算掉舊社會混飯吃時期遺留下來的『技術至上主義』。懂得政治，才分得清敵我，才能知道把槍朝哪個方向放，朝誰放。懂得政治才分得清長遠和眼前的利益，全體和局部的利益。技術是槍法，有了方向，辨明了目標，槍法對革命是貢獻。

技術是車，政治是馬；把車套在馬的前頭是沒法子推進的，而這正是過去最容易犯的錯誤。必須把馬套在前面，必須從政治上看問題，辦事情，必須消滅這個許多錯誤的根源，才有可能看到全面，看到現實！

第二、從現象的表層扎到現實的本質上去。費賓社的改良主義所玩的把戲，所鑽的空子，正是我們安於現象表層的墮性。我一直是輓動在現象表層的一個，而且，藉口創作靈感，我一直有意把自己局限在那現象表層上面。二十年前我對一位苦口勸我讀理論書的朋友說：『你是人間的地圖繪製家，讓我還是做人生的徐霞客吧！』於是，我背了沒有地圖的行囊就『漫遊』起來。我辛辛苦苦走了二十年，以為走了許多路程，回頭一看，

結果還沒有出二十年前我自己鑽進去的那個窄小的牛犄角。

我有決心從那個牛犄角裏鑽出來！

第三、從個人走向集體——也即是從眼前走向長遠。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孤立地顧個人是沒有前途的。有了集體，才有個人；一定要集體有了前途，個人才有前途。兩三個月前，當我第一次領到『工會證』時，我自己想：我多幸運哪，我已經是世界千百萬壯大工人隊伍的一員了！但是我一摸腦瓢，不對了！我還沒有工人的集體意識，我依然是一個蒼癯貧血，善感多愁的知識份子。祇有把我自己全部投入那偉大無匹的工人隊伍中，我才真『有了那份『工會證』』。

看看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看看把美國帝國主義從鴨綠江畔打回三八線以南的人民威力，看看幾千年來爲患無窮的淮河的馴然就範，再回頭看看長征，看看以弱勝強的抗日游擊戰和解放戰爭，就深信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的力量是所向無敵的！

有了地圖（馬列主義），有了火把和引路人（毛主席和共產黨），再有了浩浩蕩蕩的集體力量，山可移，海可倒，有良知有感情的人更是可以改造的了。

面臨着今年的偉大的國慶，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建設都有着偉大成就的國慶，我心裏湧滿了對祖國，對自己的樂觀情緒。我用樂觀的情緒來迎接這第三個『十一』。我知道革命的路是冗長而且崎嶇的，我個人政治底子特別薄，氣質又是異常脆弱的；但是我相信在有着強熾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的革命環境中，在組織的堅強正確的領導下，個人一定會隨着整個國家，由窄而寬，由小而大，由空而實，由孱弱而健強起來的。

一九五一年，一二，北京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

一九五一年年初，我有機會參加湖南岳陽縣筧口鄉一場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我向上爬，爬了三十幾年，由北京東北城角一間地毯房一直爬到劍橋一座貴族學院，愈爬人愈空虛，庸俗，愈爬離現實愈遠，愈爬包袱愈重。這是我第一次放下知識份子的臭架子，把鋪蓋搬到一個貧雇農家中，和農民一隻鍋吃飯，一個床睡覺。農村的冬夜本來就是漫長的，爲了省柴省燈油，不開會時我們約摸七點便躺下了——同一個靠做零工吃飯的年青農民，一躺就是十二個鐘頭；由他嘴裏，我知道了刮民黨匪徒是怎樣抽丁，吮血鬼——地主階級是怎樣利上滾利地剝削。他的痛苦的過去，本身就是一本活歷史。可惜我的行程祇有四十二天，這樣的生活又祇佔十來天，然而這是我一生最豐富，最生動，最難忘的十來天。在那十來天中，我不止一次感到過去的三十幾年是白活了。祇有當我真心

靠攏人民以後，我才認識到舊中國那個人吃人的社會的本質，我才看到人民無窮盡的智慧和壯大的力量。看到了那壯大力量，使我對祖國前途，對世界和平前途，都加強了莫大信心。

以前，我也下過鄉：十三歲上，做爲一個日本改良主義者賀川豐彥的崇拜者，我便去過京東香河，京南采育，教過『平民千字課』，提倡過吃熟水，殺蒼蠅。在舊社會做記者時，我也曾『採訪』過魯西蘇北的水災，看十萬人搶堵黃河，也踏訪過建築緬公路的勞苦大眾。爲了減少與農民的距離，我也曾穿過草鞋，脫過眼鏡，然而感情上，我從來沒有同農民如這次這樣親熱過。如今想來，那個距離倒不是因爲我是唸書人，他們是農民，而主要是因爲我的來路不明。我小時下鄉，是爲了『救濟』他們；後來當了記者，表面上是爲他們『伸冤求情』，骨子裏，派我去的老闆是爲了增加報紙銷路，我自己呢，是爲了搜集素材，好在文壇上登龍！

這一回下鄉，事先我也收斂了一下我的知識份子的行套，但是到了農村不久，便發

覺那完全是不必需的。做爲土地改革工作隊的一員，我很快就同農民親熱起來。

一月二十五日那天早晨，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一個早晨，一個光榮的早晨，但也是使我深深慚愧的一個早晨。那天我們動身回長沙。一村的農民，由民兵領頭，排了隊把我們送出村外；敲鑼打鼓，喊口號，放鞭炮，老老少少還堅持再送出二十里。我曾爲他們做了些什麼，配享受那樣隆重的歡送呢？然而農民的胸襟是異常寬闊的。他們區別敵我更多於計較得失。他們歡送我們，主要是因爲我們是穿了幹部制服下來的。在他們看來，那就行了，因爲穿制服的都是毛主席派下來的。

農民的氣魄了不起

善良、純樸、熾熱的農民在土地改革中的表現真了不起！他們的愛與恨，就像晴和雨那樣截然分明。在瑣碎事情上，他們顯得似乎比知識份子遲鈍——他們更不會虛僞的客套；但是在關鍵性的事情上，他們一絲也不苟。他們鬭爭時，堅決到底；修起堤來，太陽落

山也不肯歇手。他們也有公私利益的矛盾——也即是眼前的與遠大的利益的矛盾，然而他們處理起那些矛盾來，真是又明朗又乾脆。

箕口街上一個叫古海桃的貧農，他上半年幫人種田，下半年靠做挑伕吃飯。從箕口到岳陽縣城，六十五里，每百斤賺兩萬元。靠那個，他得養活母親、妻子和一個正在辦離婚手續的妹妹。土地改革期間，正是他應該靠挑貨吃飯的時候，然而他被選上了農協第一組組長。又是鎮上的民兵分隊長。足是一個多月，白天晚上，開這會那會、查夜、鬭爭，眼看著家裏沒的吃，他卻不能接生意。這期間，一家靠東借三升，西借半斗地過日子。幹事情也搶在前頭，分田他願意放在後頭。分到一件農具時，他是又感激又好像有些意外。問他欠下的穀子怎麼辦，他爽快地回答說：『毛主席幫我們農民翻身，還有什麼好愁的！』

從思想上澈底發動起來的羣衆的確是政策最好的執行者。這是因爲正派農民處處對事情公平而且認真。地主余子強在關家段被鬭的時候，他的兒子（十一歲）也站在人羣裏，胸前挎了一隻簸籬，裏面放了些香烟糖果。建軍牌的烟在鎮上是二千四百元